

优秀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中国作家

经典文库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真实

ZhongguoZuojia

JingdianWenku

光明日报出版社



简嘉

卷

优秀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1050296



中国作家

经典文库

ZhongguoZuojiaJingdianWenku

简 嘉

卷

重点作家卷



淮阴师院图书馆1050296

光明日报出版社

责任编辑:田军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编:10005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495 印张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500 套

ISBN 7-80145-554-1/I·66

定价:2290.00 元(全七十六卷)

前 言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能真实，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一个国家与民族文学的昌盛，才能确保有深刻底蕴的持久不衰的昌盛。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其文学之盛更是代代相习，薪火不断。中国当代文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中产生了一大批在国内外有重大声誉的优秀作品和许多文才横溢、著作等身的知名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以宏扬新文学、新文化为己任，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从新时期文学的成绩中得到滋养与熏陶，特联合光明日报出版社隆重推出《中国作家经典文库》，本文学作品几乎囊括了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所有精品，是每一位文学爱好者乃至普通中国人所必读的文学范本，必将对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发展直到整合过去，指引方向的积极作用。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直属主办的刊物，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家大型文学月刊。活跃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几代著名作家几乎都是它的作者，其权威性不言而喻，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代里，中国文坛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家与作品脱颖而出。为了回顾和检阅二十多年来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实绩，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发起，光明日报出版社共同参与编撰的此套《中国作家经典文库》，如期问世。张宇、何申、谈歌、关仁山、徐坤、肖克凡等一大批老、中、青三代优秀作家的倾力加盟，为本套文库增辉添色；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诸多体裁的优秀作品空前集汇，计有七部长篇小说及报告文学 11 卷，64 位重点作家专集 41 卷，散文 12 卷，短篇小说 2 卷，中短篇报告文学 7 卷，诗歌 3 卷，共计 76 卷，这些优秀作品与作家集合到一起，以文库的形式展现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崭新风貌，并眺望未来文学的发展道路，是新世纪之初文学界翘首已久的大事。基本涵盖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坛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大批的优秀作品构成了二十年来华语文坛的扛鼎之作，经过时间与读者的历练，成为公认的传世经典，必将溶入民族的血液当中。继而泽被后世。

本书编委



目 录

碎牙齿	(1)
银手铐	(49)
模特女王	(132)



碎 牙 齿

……大汉膘肥体壮，赤裸上身，胸口乱蓬蓬一堆毛，肚脐蚕豆大小，内囊鼓出，有点象火鸡或孔雀的肛门；大汉用火钳夹着一个红苕，伸到我嘴边，红苕冒着热气，紫色的蒸气。我迫于淫威，张开嘴，一口咬住红苕，牙龈一阵剧烈的疼痛，大叫一声，醒了。是梦！

室内很黑。牙龈仍一跳一跳地灼疼不止。

披衣坐起，拉亮电灯，时值凌晨2时33分。呻吟着照镜：嘴唇翻起，见牙龈肿得惊奇，艳艳如紫萝兰，银色浓泡点缀其上，牙齿全部松动。我知道这是牙周炎急性发作。此病已追随我二十年。这次怕是昨天的红油水饺引起的，达鹏这小子请我“撮”了一顿，红油浸在牙龈已有不适之感，下午达鹏又请我吃了盘“夫妻肺片”，调料的麻辣令人叫绝，此后又喝了二两贵州董酒。乘兴起之时，达鹏又提出与我合作搞小说之事，我含含糊糊地说可以考虑。达鹏大喜，说稿费全归我，他只想小小地出一下名，这个念头已经折磨了他十几年，看来愿为期不远矣。说完双手捧杯，再干一次。这杯酒下肚后，我知道我要倒霉了。

疼。魔鬼用凿子撬开我的天灵盖，一把勺子舀我的脑浆吃，后脑勺如一层薄鸡蛋壳，被人用锤敲打，似要破裂。好容易捱到天亮，赶紧去军区门诊部口腔科就医。洁齿处理后，开了三天青链霉素针剂，几包漱口消炎药粉，让我回家安心休养，吃些泡馒头、烂面条、鸡蛋羹什么的软东西。

我就这么躺下了。

达鹏，这个舅子倒显得挺高兴：我有气无力任他宰割了。“‘安心养病，天塌不管’。”他一本正经地说，“这是毛泽东给大将徐海东的话，现转赠于你。”



达鹏在军区党史研究办公室任职,和我们文艺创作室是邻居。他时常跑到我们办公室来大发宏论,说他考证出来的红四方面军的某某事若写成小说将会引起社会爆炸,说他有一肚子川陕根据地的故事,就是没时间写出来,说现实的多样性若不和历史的深刻性结合起来,就不会产生伟大的作品,所以创作室要和党史办抱成一团,达鹏愿意和创作室任何一个人合作。

我们对此反应漠然。我觉得我不比他知道得少。

不过我倒是欢迎达鹏常来坐坐,一来消除寂寞,二来有人给我做个病号饭。我目前还是老单身一个,达鹏则是二茬子光棍我之所以打单身是因为我老想弄清结婚的意义,把这事搞透彻,也就是说,通过两性结合这种表面现象,探讨结婚的深层结构问题,事情肯定不象物理学指出的“异性相吸”这么简单,肯定有点别的名堂。但我一直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我很焦灼。达鹏中午和晚上来吃饭,冰箱里的东西全归他独享,我心疼而又无可奈何地看着他结实的牙齿撕碎猪肉牛肉兔肉鹅肉,而我只能吃一点他给我煮好的烂面条,或者泡馒头。

达鹏酒足饭饱之后,便高谈阔论,大讲历史,合作已经开始。我听着。我发觉他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文学家,是什么,鬼才知道。

什么是历史?

历史是什么?

——历史就是一个羞答答的娘们儿,和你眉目传情,却又躲躲闪闪。你想撕开她的衣服,不容易,弄不好就犯强奸罪,得悠着来,迂回,侧击,敲边鼓,待时机成熟,她放松戒备,猛一下挑开她的外衣,你以为事成了,其实只是挑开了第一层,还有第二层、第三层……谁知有多少层!可毕竟朦朦胧胧看到轮廓了。她的躯体是美的还是丑的,皮肤是光洁的还是癞疤疤的,无人知道,所以才勾引人,才弄得人神魂颠倒。

同志哥,在历史中,你才发觉自己的伟大,你可以把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人吆喝出来,赞扬他们,或指责他们,褒奖他们,或鞭挞他们。不论再伟大的人,都需仰视你,捏他一下屁股,他还不叫哩!你再看看自



己的手，多么出色的手！对，伸出来，张开五指，慢慢合拢，啊，你在把玩着地球，褐色的山峰从指缝中挤出，蓝色的海水慢慢溢淌，浸润了手背，指甲盖上站满了那些不可一世的名人，他们在吼叫，在跺脚，在抗议，可你只需喝一声：“住口！你们所做的一切，全在我的掌握之中，历史明镜高悬！”还有人敢吱声么？没有了。他们躯体变成乳白色，随后透明了，看得见珊瑚般的白骨和嫩豆芽一样的盲肠。当然还有一处遮羞的黑点，我也要用手将它抹掉，露一个赤条条的人来！啊哈！

不要蹙着眉头，别捂着嘴，挺起腰来！你处在西南最高军事指挥机关之内，辖四省驻军，威威武武，浩浩荡荡。云南、贵州、西藏、四川……人口近两亿，面积二百多万平方公里，我的妈，全国六分之一的人口，四分之一的疆土，全在本防区之内，想起这个我就豪气冲云天！

你知道五十五年前咱们那些老爷子在四川干的那件轰轰烈烈的事吗？一万人枪，搞了块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地盘，建立了二十三个县，人口四百多万，了不起啊！前些日子我到老根据地通江县去了一趟，红云崖上的石刻还在，“赤化全川”，每字一丈多高，笔凹处能躺下个人来，字体血红，阴天往下滴红珠，我热血沸腾，当时就嚎开了，冲它连磕三个响头。老爷们啊，你们确实不简单哪，半个世纪过去了，你还傲着劲戳着哪！事后我才知道，这字是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领着红军鑒花队干的。鑒花队的任务就是在岩石、石碑、石坊、桥桩、磨盘上刻字，目前通江、南江、巴中三县尚有字迹六千余处。陈昌浩你可清楚？留苏生，响当当的战将，当初和张国焘一起派到鄂豫皖根据地，俩人是铁哥们儿。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率四方面军单独南下，要打到成都吃大米，陈昌浩支持张国焘。不过后来他又和张国焘闹翻了。陈昌浩可是个传奇人物。

老弟，说起红四方面军，我先要向那些被冤死的魂灵磕头啦。几千人啊。1931 在河南白雀园大肃反，杀了二千五百人，包括师、团干部几十人，连徐向前的妻子都被杀掉了。到川陕根据地后，张国焘把四川地下党输送来的学生兵几乎杀绝了。通江县洪口场修公路，挖出十几卡车尸骨，是红军的，被肃反掉的。



上个月我去重庆出差,采访一个老红军。他原是四方面军保卫局保卫队的。红31军印的《政治保卫队读本》上讲,政治保卫队是政治保卫局的武装,有很坚强的组织,严格的训练,严密的纪律和重大任务。队员的资格是:必须是很坚决的、很勇敢的,反对发财人的,忠于革命的工人、雇工、贫苦农民来充当。保卫队员个个都会保存武器,使用武器,瞄准射击,作战冲锋,个个都会耍大刀,使梭标,抛炸弹,做工事,杆子秋千,跳高跳远,翻山越沟和肉搏手段。”这位老红军自然符合上述条件。他从小讨饭,不识字,革命极坚决。他说保卫队训练很严格,平时要练刀功,虎口向下握住刀柄,刀刃贴臂竖立,面前放一个冬瓜,划条红线,左手拍一下冬瓜,意即拍人后颈,颈受惊伸直硬起,一刀挥去,从红线处斩断。把人脑壳砍下来并非易事,经常出岔,有时骨头断了,筋肉还连着,有时脖腔子里还骂出一声:“日你妈!”声音闷哑却又刺耳,极古怪。

当时我说老前辈您是否为我们写个文字材料?保卫队员的回忆录极少,您来填补一下空白吧。他一听使劲摇手。手上只有三个指头,食指第一关节处弯曲,象鹰嘴,指甲黑且厚;大拇指又圆又扁。这三根指头在我眼前晃了半天,搞得我毛骨悚然。他送客时,手臂随便一挥,正好从我脖颈处掠过,一阵凉风透入衣领;出门时,他亲切地拍拍我后颈,我脖梗立时就直了,浑身发麻,待我惊惧地转过身,他已握住我的手。三根手指在我的掌中如三根冰冷的铁棍。我发现他两眼通红,头上冒着热气,他说:“我杀的敌人和自己人已经相等,可上个月,又有一个同志被甄别平反了……”话没说完,他把门关上了。我站着没动,看着自己的手,手心的肌肉微微抖动,就象马屁股上的肉那样抖动,我觉得这很奇怪。随后我慢慢走了。

事后我听说,在我走后的第二天,老红军仙逝了。是在半夜11点59分,心脏病猝然发作,再没醒过来。

(当夜11点59分,我的牙痛加剧,爬起来用浓盐水漱口,舌头腌得发白,仍不顶事。我轻声哼哼着,在斗室中兜开了圈子,阴风飒飒,寒气袭人。这间房子向西,前面又有一幢高楼挡着,终日不见阳光,室内有



一股霉味儿，床下的皮鞋若一星期不穿，鞋中会长出乳白色的小蘑菇，有时我将其取之汤用，但调料放再多，仍去不掉脚臭味儿。房间空间很高，有三米五，但狭小，不到九平米，这种瘦长形的构造倒和我的身材挺配套。此房资历颇老，原是办公室，后隔墙改造，成为住宅。夜深人静时，房中会出现马蹄声，声音轻微、遥远，但清晰。经我多次考察，知此声乃从地穴发出，就在脚下，耳贴于地缝上，马蹄声时大时小，若有若无，并有一丝马粪味儿飘出。军区地处成都北较场，清朝时是较射之所，乡试武闱设此。清末设武备学堂，民国24年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都分校设于此地，抗战后，本校又迁蜀于此。所以我这房屋中无缘无故突起刀枪相搏之声，不必惊奇。某夜曾见一把刺刀从地缝中慢慢升出，寒光凛凛，只是不知握刀者是哪方好汉。我扔过一只鞋，刺刀倏然消失。

我在想，这或许是四方面军的英灵哩！当年张国焘挥兵南下，克天全，过芦山，一路势如破竹，打至成都平原的边缘重镇百丈关，被刘湘八十个团挡住了。百丈关离成都仅一百多公里，再往前走，西南地区最大的成都平原就落入红军手中，这块六千平方公里的富庶地盘继宋朝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军和明末张献忠农民起义军之后，又收纳第三支农民队伍。可是刘湘的部队在护卫老窝的撕杀中表现出令人惊讶的战斗力，许世友指挥的一个团，不到半个小时，便被吃得精光，使许将军的军事生涯蒙受了一次最大的耻辱。蒋介石的虎将薛岳从后夹击，全新的德式装备，子弹如雨点泼来。张国焘将游移的目光转向总指挥徐向前，徐向前的望远镜中出现了红军那些未出过山的英勇的农民战士，在平原丘陵中竟转了向，漫无目的地乱跑。徐向前盯着成都上空的阴霾，恨恨说了声“撤退！”

张国焘无回天之力，只好按着毛泽东给他制定好的路线：北上。在百丈关毙伤敌两万，自损两万，平手。

然从整体上来讲，红军败了。元气大伤。

好在百丈关的英灵们都是堂堂正正死在战场上的。军人的归宿应该在战场，而不是在保卫队。）



让我先剥几颗“天府花生”。很好，脆、香、个大。

徐向前在中国十大元帅里是个不露锋芒的人物。既不象彭德怀大炮轰鸣，也不象陈毅妙趣横生，徐向前稳。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更象一个标准的军人。

徐向前是山西人，黄埔一期学生，北伐时，在国民二军任职，后参加广州起义。国民二军军长是岳维竣。当徐向前在鄂豫皖根据地担任红四军参谋长时，这位岳维竣是蒋介石的师长，带兵前来围剿。徐向前略施小计，将这位旧上司围住，红 11 师副师长兼 32 团团长江维炯一马当先，率人活捉了岳维竣。令人痛惜的是，我们的周维炯副师长在半年后的白雀园大肃反中被杀掉了。同时遇害的还有另一位战将，师长许继慎——他曾经是赫赫有名的叶挺独立团参谋长。

岳维竣身高体胖，见到徐向前时，摘下大檐帽，稍微有点费力但颇有风度地鞠了个躬。

徐向前打量他一阵，问：“你还认识我吗？”

岳维竣看看他，摇头：“记不得了。”

“1925 年，你任国民二军军长，我是第六混成旅参谋，二团团副。”

岳维竣长叹一声：“蒙多多关照，蒙多多关照。只要不杀我，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

徐向前摆下手：“你别害怕，以后的事慢慢谈。先吃饭。”

岳维竣看着端进来的一碗饭，慢吞吞地问：“有没有汤？”

徐向前想起这位北方佬吃不惯米饭，于是叫人煮了碗面条。岳维竣呼呼吃个净光，然后再次提出不惜任何代价保一条命的问题。

徐向前与军长邝继勋、政委余笃三、政治部主任曹大骏商量了一下，认为放岳回去为上策，一可以利用他震动西北军，二可以得些物资给养。于是提出要军服 20 万套，银元和医药物品若干。岳维竣果然通过家人将所要之物送来。红军笑纳。正想放人走，张国焘来到鄂豫皖，国焘以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嗅觉闻出岳不怀好意，革命是铁与血的洗礼，来不得温情脉脉、菩萨心肠，下令砍下岳维竣的大脑壳。



党的决定不容置疑。徐向前说：“执行！”虽然有些对不住这位胖上司，但只能如此。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政治，历来不受信誉的束缚。

几乎与此同时，江西苏区也宰了国民党 18 师师长、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张辉瓒在湖南时曾和毛泽东同学，被俘后拱手不止，连叫润芝先生留条生路。润芝先生呵呵笑答：不杀，不杀。留作当反面教材岂不更好？张辉瓒于是周游苏区，戴一顶 1.5 米长纸糊高帽频繁出入于各地批斗会，百姓诉其苦，控其残。张辉瓒闭目聆听，时而皱皱眉头——高帽口径小了点，箍得头疼，想民心不可辱，日后要小心。尝几耳光，挨上几脚，不足为惧，保命为根本。不想在东固一次斗争大会上，一赤卫队员按捺不住激愤，跳上台，大刀一挥，张辉瓒脑壳即飞出两丈远，张辉瓒于空中眼睛一扫，看那赤卫队员是一青年后生，不过十六、七岁，活儿干得却极利索，不由生出几分感激，叫出一声“命也！”大脑遂停止思维。群众将其脑壳绑在一竹筏中，顺赣江而下，漂到吉安，被国军士兵捞起后，飞马送往南昌大本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处，朝野震惊。毛泽东高吟一阙《渔家傲》“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红一军团宣传队才思敏捷，笔走龙蛇，很快编出一段京剧：鲁涤平抹花脸，穿将军服，捧张辉瓒脑壳，莽嗓吼“黑头”：

哭一声张贤弟我的宿将，

那探马分明是前来报丧，

刹时间只觉得天旋地荡，

心欲碎肝欲裂痛断衷肠，

眼看他血淋淋漓惨景象，

头颅断身无踪影分两厢，

想当年张贤弟威武豪壮，

今日里竟落得如此下场。

徐向前自然听不到这个段子，两个苏区相隔千里，关山重重。徐向



前只是在马背上哼一段京剧,高兴时也吹笛子。岳维峻之死也是没法子的事,战争么,总是要死人的,何况是败军之将,反动派。不过要编成京剧演出来,是需要点本事和好兴致的。否则编出来也无心思唱,岳维峻的脑壳最好还是在他肩膀上,留个全尸。毕竟是老上司。

徐向前在鄂豫皖先后捉住国民党三个师长,歼敌十几万,自己只负过一次伤,是在黄安战役中率总部手枪营出击时挂的花,那次极危险,不挂点花恐怕说不过去。其它几次有惊无险,有险不伤。一次几个人吃饭,一发迫击炮弹在房顶上炸了,瓦片四射,却谁也没伤着。大家呆了一阵,又举筷相劝:“吃,吃”。还有一次指挥战斗,一发流弹在离身边三、四米处爆炸,弹片斜着飞向别处,不肯光顾他。还有一次率警卫员在路上走,一发子弹迎面而来,竟绕过他把身后的警卫员打死了。背后也挨过一枪,子弹卡在棉衣里,把皮肤扎了个红点。如此而已。徐向前对此疑惑不解,后一想这就是所谓命不该绝。战争需要他。

防不胜防的是内部的残杀。一杀一个准。

(那时徐向前在前面打仗,妻子程训宣被抓了起来,严刑拷打数天,未问出结果。既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也不供认丈夫是“改组派”。保卫局的人百思不解这个女人为何有如此的韧劲。时值徐向前从前线回来,如何向军长交待是个棘手的问题,于是干脆杀掉,一了百了。

保卫局权力相当大,归政委直接领导,政委是代表党的,要听党的话。

我在想,当年我因不慎摔碎一主席石膏像被当作“现反”关进看守所,“丛中笑”造反战斗队的几个家伙把我揍成了烂南瓜,那些人比我大不了几岁,打人却很内行,心特狠。竹片子抽断了五根,又用盐辣椒水泼在我身上,想把我弄成麻辣腌肉干。我哭都哭不出来,使劲嚎叫。后来一个英俊的小茸胡子说再叫就用竹签子钉指尖,革命是暴烈的行动,48套专政刑罚在恭候哩。我一听再也不敢吭声,保持了指头的完整性。同屋一位教授,搞训诂的,因训出毛姓自周武王舅舅毛公始,被打成诬蔑红太阳加复古双料反革命,他倒没挨打,只是被逐根拔了胡子。



某日夜看守喝酒去了，门合页已被我卸下，劝老先生一块逃走，先生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当时我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看模样他是不愿走，时间紧迫，临出门我免不了“戚戚”几声，老先生盘腿而坐，挺腰睁目，弹了下手指，算是告别。从此我浪迹天涯，出秦岭，走汉中，直抵巴蜀，进入凉山，于彝家山寨混了一年饭吃，后靠父亲战友介绍，在凉山驻军加入了革命队伍，年方一十六岁。七七年回京都旧地重游，得知那老先生早已作古，不堪凌辱，悬梁自尽，家属正为其平反一事到处奔波。我却无反可平，身为堂堂军官，扬眉吐气。

三十六策，走为上策，此是古人集千百年经验总结而成，不可轻看。红四方面军在肃反时也有个别人逃跑，我们军区陈副司令说，他前年还给一个人写过证明材料，当年那人不跑，第二天即被杀掉，好死不如赖活着，这话在此时此刻非常正确。但绝大多数人没有跑，根本想不到跑。杀就杀吧。

“你是 AB 团吗？”“不是。”“是改组派吧？”“……”“承认吧承认吧。”“是就是吧。”“还有哪些人？”“就我一个呀。”“不对！肯定有组织！你经常和哪些人在一起？”“……上次赶集时去下馆子……”“有谁？……六个人？这就是组织！‘吃喝委员会’！反动！”

反革命组织就是这么被挖出来了：“吃喝委员会”。
杀——！

很多人就是这么夜里被带出去，永远不回来了。

但还是极少有人跑。似乎死亡是必然归宿，早迟一样。

倒是地方的群众干部活得透彻些，听说肃反要殃及自身头上时，走了再说。黄安县仙居区数百人集体逃进深山避难，不是躲国民党，而是躲肃反。不过临走前给区苏维埃政府送来五百多担大米和一千多双鞋袜，留下信，说这是给红军的。

张国焘吃着这些大米，磨着剑。革命只能如此。
我的牙更痛了，太阳穴两边突突地跳。

吃在四川，此言极是。你看，这只缠丝兔很不错，色味俱佳。



给你泡馒头。

河南和陕西交界处有一险要地方叫漫川关，高峰峡谷，悬崖峭壁，连绵百里。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二万人被堵在漫川关东峡谷中，前有杨虎城重兵防守，后有胡宗南四个师压过来，形势危急！

红军西过京汉路，撤出鄂豫皖，实出于无奈。第四次围剿，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三十万大军合围过来。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跳出外线，尔后寻找时机再打回来。张国焘当机立断，将鄂豫皖书记沈泽民留下坚持斗争，给了他红25军两个师。沈泽民很不满意，认为红军根本不该走，保卫苏区是军人的本分。但他知道拧不过张国焘，眼睁睁看着红军匆匆而去。沈泽民是大文学家茅盾（沈雁冰）先生的弟弟，留苏学生，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爱人张琴秋，也是留苏学生，同丈夫一起来到鄂豫皖后，担任红73师政治部主任，后又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据我所知，妇女在红军中担任最高职务的就是她了，起码是副兵团级吧。张琴秋随部队西征，从此和丈夫永远分离了。沈泽民在鄂豫皖打游击，边打边内部肃反，形势所迫，误杀一个总比反水的人带兵杀一片损失小。再说历史上好人杀好人是常有的事。吃梨削皮总要带着肉，否则就别吃。25军副军长徐海东被肃反委员会盯上了，历史上有疑点：大革命失败后如何从武昌跑回来的；行动上右倾；围困七里坪表现消极。徐海东乃一粗人，大怒，冲入党委会质问，沈泽民一拍桌子，令人将他轰了出去。

沈泽民在考虑徐海东的结局。杀与不杀，全在一念之间。

徐海东回到前线阵地，扒下衣服，只剩一条白短裤，裤衩很大，剪裁不得体，走起路来呼呼生风。徐海东将其余东西全部交给警卫员，让其转交上去，“看看谁右倾！”决心以死证明清白。左手持短枪，右手抡大刀，猛地立于阵地上，狂吼奔去。部队一见副军长玩上命了，立即跟随，全线出击。此役击溃敌一个旅，俘虏四百七十人。捷报传至沈泽民处，泽民立即下令不准保卫局再找徐海东麻烦。“谁要是再说徐海东有问题，谁自己就有问题。”并赠一块钢壳怀表，以示信任和鼓励。此表是曾为党总书记的瞿秋白同志在莫斯科时苏联朋友赠送的，中共六届三中



全会上，瞿秋白将表转赠沈泽民，如今，表在徐海东手里。徐海东十分激动。以后，徐海东率25军长征到陕北，遇到北上抗日先遣纵队司令彭德怀，将表借给彭大将军，并一再申明此表非同一般之物。有借必须有还。彭德怀知道此表来历后，审视良久，说，我恐怕不会还了。1946年，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从新疆出狱返回延安，彭德怀将表交给了杨之华，物归其主。

沈泽民1933年11月病逝天台山。此时红四方面军正在四川干得轰轰烈烈。

徐海东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员大将之一。

还是说漫川关。

红军本来可以打胡宗南一个措手不及，迅速突出重围，可12师师长邝继勋犹豫不决，胡宗南吹号同红军联络，询问是哪支部队，邝继勋没有利用这个大好时机作出反应来个突袭，遂使全军陷入绝境。邝继勋原是四川军阀邓锡侯属下旅长，1929年同罗世文一起搞兵变起义，失败后去了上海，后由党中央派到鄂豫皖当红四军军长。徐向前时为参谋长。邝继勋的军事指挥才能在战术方面有一套，战役战略则显弱。属下师长许继慎对此颇不满，指挥错误是要拿人命来换的。许师长是黄埔一期学生，参加过北伐，战功赫赫，和邝继勋时常闹点别扭。张国焘来鄂豫皖后，发现这两个人对自己都不买账，先以通敌罪名杀了许继慎，所谓通敌，其实是特务曾扩情使的一个反间计，以黄埔同学的身份给许继慎一封策反信，许将此信立即上交组织。张国焘却认为许肯定和国民党有联系，杀之。而张国焘自己也收到类似的信，却平安无事，谁也不怀疑张国焘的革命坚定性。抗战国共合作时，国民党一要员见到陈毅，得意地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陈毅无言以对。

邝继勋命运稍好一点，暂时还活着，但一再被降职，调25军当军长后，霍丘城血战五昼夜，损失一千人，独身跑回来，降为师长。此次在漫川关，师长也丢了。

张国焘环顾四周：山峰如犬牙交错，黑雾压顶，十分险恶，心中不由一阵发凉。想征战数千里，战新集，走邓县，过新野，天天打仗，日行